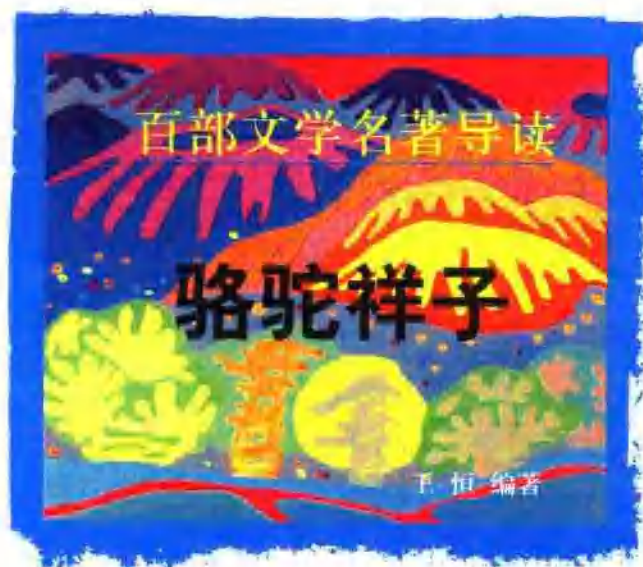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南出版社



《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》

《骆驼祥子》 导读

王恒 编著

海南出版社出版

(琼)新登字 038 号

——骆驼祥子 王恒 编著

责任编辑：钟立

责任校对：王一生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

装帧设计：祁小静 封面设计：余小波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

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 册

ISBN 7-5011-2456-6

全套定价：890.00 元

目录

故事梗概 [1]

作者介绍 [19]

思想和艺术特色 [33]

精彩片断 [42]

附录:

1. 老舍谈《骆驼祥子》的写作
2. 老舍作品年谱

故事梗概

祥子从小生长在乡间,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。十八岁的时候,祥子跑到北平城里来谋生,现在虽然才二十来岁,可是个子长得很高,头不很大,圆眼,肉鼻子,两条眉很短很粗,头上永远剃得发亮;腮上没有多余的肉,脖子可是几乎与头同样粗;脸上永远红朴朴的,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——小时候在树下睡觉,被驴啃了一口。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,都那么结实硬棒。到城里之后,他还能头朝下,倒着立半天。他坚壮,沉默,而又有生气。

他有自己的打算,有些心眼,但不喜欢和别人讨论。到城里不久他就看出来,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。他想,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,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,就一定能跑出个样子,然后去赁辆新车,省吃俭用一年二年,必能自己打上一辆顶漂亮的车。主意一定,他先是赁了辆破车,练练腿;不久就换了新车,而且拉上了包月。他对自己起下了誓,一年半的工夫,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!

可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,他遇到了许多困难。经过整整三年的咬牙努力,样子终于凑足了一百块钱,他用九十六块买了辆新车。有了自己的车,样子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了。心里舒服,对人就更和气,希望也更大了:干上二年,就又可以买辆车,一辆,两辆……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!

因为高兴,样子的胆子就大起来,跑得更快了。他自己的车,车箱是那么亮,垫子是那么白,喇叭是那么响,跑得不快怎

么能对得起自己呢?怎么能对得起那辆车呢?拉过了半年,那车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和感情,祥子的一扭腰,一蹲腿,或一直脊背,它都马上应合着,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,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。

可是,在一次军阀混战中,祥子连人带车被十来个败兵捉了去。他的车,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心爱的车没了,他得重打鼓另开张打头儿来!祥子落了泪。

趁败兵逃跑时的混乱,他逃了出来,还拉走了三匹骆驼。他想,把骆驼卖了,可以再买上一辆新车。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,祥子的精神壮了起来,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他带着三匹骆驼走进了一个村子,将三匹骆驼以三十五块大洋卖给了村里的一个老人,然后喝了一气凉水,拿着两个棒子面饼子和三十五块很亮的现洋,祥子要一步迈到城里去了。

祥子在海甸的一家小店里躺了三天,身上忽冷忽热,心中迷迷糊糊。饿了三天,火气降下去,身上软得像皮糖似的。在这三天里,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由梦话或胡话中被人家听了去,一清醒过来,他已落下“骆驼祥子”的外号了。

祥子重又回到北平城里,直奔西安门大街人和车厂。因为没有家小,他一向住在人和车厂,他的铺盖还在人和车厂。人和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七十岁的人了;人老,心可不老,腰板不弯,两只大圆眼,大鼻头,方嘴,一对大虎牙,一张口就像个老虎。他没有儿子,只有个三十七八岁的虎女。虎妞长得虎头虎脑,因此吓住了男人,没人敢娶她做太太。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,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,有时候更多一点花样。刘四爷打外,虎妞打内,父女俩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。祥子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,拉过人和厂的车,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

给存着。把钱凑够了数，他要过来，买上了那辆新车。现在样子进了人和厂，虎妞仿佛是招待好朋友一样招待他，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。他把被兵拉去的事向刘四爷说了一遍，并拿出三十块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，准备慢慢的省，够了数，再买辆新车。

骆驼的故事很快传进了城里。“骆驼样子”传开以后，样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儿干，不大和气，大家对他却有点另眼看待了，认为样子发了邪财。过了些日子，大伙儿看样子仍然拉车，并没改了行当，或买了房子置了地，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。

样子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，一天到晚任劳任怨的去干。他觉得过去的事像个噩梦，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。烟和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惑力，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，而必定能安慰他，使他依然往前苦奔，同时忘了过去的苦痛。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它们，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，非这样不能早早买上自己的车，这是他的志愿和希望。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，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。他还是得不抽烟不喝酒，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。他这样想，对挣钱就更不放松一步。没有包月，样子就拉整天，出车早，回来得晚，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，有时候硬连下去，拉一天一夜。他只管拉上买卖，不管别的，像一只饿疯的野兽。有许多次，他抢上买卖就跑，背后跟着一片骂声。样子已有点讨厌拉散座儿了，一来是因为抢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，二来是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。他盼望着拉上包月。可是拉上了包月，和拉散座儿一样不顺心。这回是在杨宅，一位先生，两位太太，生了不知有多少个孩子。杨宅用人，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，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，非把穷人的命要了，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。样子头一天上工，就差点忙得发了

昏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，才找到叹口气的工夫。睡的小屋是又潮又臭，躺在铺板上，要是把头放下，就得把脚蹬在墙上；把脚放平，就得半坐起来。这样过了两天，祥子的心已经凉到底。到了第四天？祥子实在忍受不了大太太的刻薄与吝啬，算清四天的工钱，拉着铺盖离开了杨宅。

到了大街上，祥子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。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自然只能是回人和厂。他刚把车拉到虎妞的窗下，虎妞由车门里出来喊住了他。样子呆在那里，傻看着虎妞姑娘，觉得她今天有点异样，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，掩去了好多凶气；嘴唇上抹着点胭脂，也带出些媚气；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，下面一条青羊绉肥腿的单裤。样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，心中有点发乱。

虎妞说：“别楞着！去，把车放下，赶紧回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屋里见。”样子把车放好，慢慢走进了虎妞的房门。桌上有几个白梨，一把酒壶，三个白磁酒盅，六个大盘子，摆着半只酱鸡，和些熏肝酱肚之类的吃食。虎妞邀请祥子一块儿喝酒。样子一肚子的怨气，无处发泄，就爽性同她诉诉委屈吧，就一口喝干了酒盅里的酒。虎妞又给他倒满了盅。样子红着脸，不由的多看了她几眼。越看，他心中越乱。几杯酒喝过，屋里熄了灯。

第二天，样子起得很早，拉起车就出去了。样子想，假若有了自己的车，生活舒服了一些，必定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，吃得苦，能洗能作的姑娘。虎妞当个朋友看，确是不错；当个娘们看，且，老，厉害，不要脸。就是刘四父女都愿意，他也不能要她。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，娶上老婆，这才光明正大！他得马上离开人和厂，跟他们一刀两断。

在回车厂时，样子遇到了曹先生。曹先生是他的旧主人，非常和气，只有一位太太，一个小男孩。他答应后天就到曹先

生那儿上工。样子痛快得要飞起来，这些日子的苦恼忽然一齐铲净，像大雨冲过的白石路。他直奔人和厂去，告诉虎妞又找到了包月，并把两天的车租掏出来放在桌上。虎妞抓过钱塞进样子的口袋：“这两天连车带人都白送了！”

样子上了曹宅。对虎姑娘，他觉得有点羞愧。他不放心存在刘四爷那儿的那点钱，又不敢马上去要。想来想去，他看出这么点来：大概到最后，他还得舍着脸要虎姑娘。他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。

样子在曹宅很痛快。工钱并不比别处多，可曹先生和曹太太都非常的和气，拿他也当个人对待。自己有间宽绰的屋子，又可以吃三顿饭，再加上主人很客气，可以干干净净像个人，是不容易找到的事。在这里，他觉出点人味儿。

一天晚上，曹先生回来得晚一点。敞平的路，微微的凉风，静静的灯光，他跑上了劲米。听着自己的脚步，和车弓子的轻响，他忘记了一切。他越跑越快，曹先生被凉风一飏，大概是半睡着了，要不然必会阻止样子这样的飞跑。离北长街不远，马路的北半，被红墙外的槐林遮得很黑。样子刚想收步，脚已碰到一些高起来的東西。样子栽了出去，喀喳，车把断了，曹先生也跌出车来。回到家里，样子开始觉出疼痛，双膝、右肘全破了，脸蛋上流的都是血。他走进书房，低着头，声音很低，可是很有力：“先生另找人吧！这个月的工钱，你留着收拾车吧。”辞工，让工钱，在样子看就差不多等于自杀。拉包月而惹了祸，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曹先生的右手擦去一块皮，现在已裹好，说：“样子你洗洗，先不用说什么辞工。不是你的错儿。”

曹先生把车收拾好，并没扣样子的工钱，样子也没再提辞工的事。过了些日子，他把这件事渐渐忘掉，一切的希望又重新发了芽。

样子对曹家的女仆高妈相当的佩服，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子还有心路与能力。她劝样子把钱放出去；放出去，钱就会下钱。可样子觉得钱在自己手里比什么也稳当。现洋是那么白亮，厚实？起眼，他更觉得万不可撒手，除非是拿去买车。他决定不再求任何人。

天越来越冷了，样子似乎没觉到。心中有了一定的主意，眼前便增多了光明，在光明中不会觉得寒冷。他相信现在的优越可以保障将来的胜利，自己要是到了老年，决不至于还拉着辆破车去挨饿受冻。样子不想别人，不管别人，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。

年节越来越近了。街上的热闹，叫卖的声音，节赏的希冀，新年的休息，好饭食的想象，都使样子像个小孩子似的欢喜，盼望。他已想好，破出块儿八毛的，得给刘四爷买点礼物送去，一来是为道歉，二来可以要出那三十多块钱来。要是一案回那笔款来，他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。

一天晚上，样子正要再摇一摇那个闷葫芦罐的聚宝盆，虎妞找上门来了，样子知道事情要坏了。样子迈出大门坎，借着街上的灯光，看见刘姑娘脸上大概又擦了粉，被灯光照得显出点灰绿色，像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。虎妞告诉样子：“我有啦！”她指了指肚子，“这个！”样子“啊”了一声，忽然全明白了。心里由乱而空白，手托住腮下，呆呆的看着地，想不出什么，只觉得自己越来越小。虎妞出了个主意：要是托媒人去说，老头子一定不答应。这事非我自己办不可，我就挑上了你，咱们是先斩后奏。赶二十七老头子生日那天，你去给他磕三个头。等一转过年来，你再去拜个年，讨他个喜欢。我看他一喜欢，就弄点酒什么的，让他喝个痛快。看他喝到七八成了，你就认他作干爹。日后，我再慢慢的教他知道我身子不方便了。等他真急

了的时候，我才说出个人来，就说是新近死了的那个乔二。老头子没了主意，咱们再慢慢的吹风儿，顶好把我给了你，顺水推舟，省得大家出丑。

样子没言语，分手时，虎妞又拿出样子存的三十多块钱给他，说：“不为别的，就为表表我的心，我惦念着你，疼你，护着你！”样子接过钱，愣了会儿，转身往回走。到屋中，把钱数了两三遍，放在了闷葫芦罐儿里。他打算什么也不去想，有钱便有办法，天大的困难也能睡过去，明天再说。躺下，却闭不上眼。不愿意想，也实在因为没法儿想。他觉出一个车夫的终身的气运是包括在两个字里——倒霉！他不用细想什么了，假若打算认命，就去磕头认干爹，而后等着娶那个臭妖怪。

离二十七还有十多天，样子完全注意到这一天上去，心里想的，口中念叨的，梦中梦见的，全是二十七。仿佛一过了二十七，他就有了解决的办法。怎样混过这一关呢？他有两个主意：一个是不理她那回事，干脆不去拜寿；另一个是按照她所嘱咐的去办。两个主意虽然不同，可是结果一样：不去吧，她必不会善罢甘休；去吧，她也不会饶了他。样子晓得她的厉害，要成家，根本不能要她；要了她，便没了他。没办法处置她，他转过来恨自己，毛病似乎是在自己太老实，老实就必定吃亏。更让样子难过的是没地方去诉委屈，他没有父母兄弟，没有朋友。碗在他才明白过来，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。

样子本来盼着过年，现在可是一点也不起劲，街上越乱，他的心越紧，那可怕的二十七就在眼前了。愁到了无可奈何，他抱着那个闷葫芦罐儿自言自语：爱怎样怎样，反正这点钱是我的！谁也抢不了去！有这点钱，样子什么也不怕。有钱，腿就会活动。

祭灶那天晚上，样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的左宅回家。路

上?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侦探盯上了。曹先生不敢回家,又叫祥子拉回左宅,让祥子坐汽车回去告诉曹太太,带着应用的东西和书房里那几张画,也坐汽车来左家。祥子坐汽车回到曹宅,刚要按门铃,钻出个人来揪住他的腕子。这人正是刚才骑自行车盯着的那个侦探。原来这个侦探就是当初祥子被大兵们拉到山上去的时候的孙排长。孙侦探告诉祥子,姓曹的是乱党,拿住就枪毙。祥子害怕下狱受罪,只好自己走了,顾不上曹先生他们了。可孙探长不肯就这么把祥子放了:“大概你也有个积蓄,拿出来买条命!”孙侦探吓祥子:“我要马上把你带走,不要说钱,连你这身衣裳都一进狱门就得剥下来。”“把你放了像放个屁;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!”祥子没办法,他的手哆嗦着,把闷葫芦罐儿从被子里掏了出来。孙侦探一把将瓦罐接过来,往墙上一碰。祥子看着那些钱洒在地上,心要裂开。

事情变化得太快了,祥子的脑子已追赶不上。想找个地方坐下,可到处是雪。这个银白的世界,没有他坐下的地方,也没有他的去处;白茫茫的一片,只有饿着肚子的小鸟和走投无路的人。祥子手里只有五块钱,而且是他的全部财产。因为没地方去,才越觉得自己的窘迫。在城里混了这几年了,只落得一身衣服,和五块钱;连被褥都混没了。由这个,他想到了明天,明天怎么办呢?祥子想不出道理来。谁都有办法,哪里都有缝子,只有祥子跑不了,因为他是个拉车的。敲祥子,并不在孙侦探的计划内,不过既然碰上了,带手儿的活,何不先拾个十块八块的呢?一个拉车的,立在人间的最低处,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。祥子领略了一切苦处,买车,车丢了;省钱,钱又丢了;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!

祥子没有别的地方可去,也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回人和厂子,只好去投降,去找那黑塔似的虎妞。他顾体面,要强,忠实,

义气，都没一点用处，因为他有条“狗”命。祥子一气走到了人和厂，他不敢站住，只要一站住，就没有勇气进去。虎妞见到祥子回来了，非常的亲热，眼中笑得发了光。祥子见了刘四爷，要他给辆车拉，刘四爷爽快地答应了。刘四爷过生日要请客，要祥子帮几天忙，先不必去拉车。祥子想开了，既然又回到这里，一切就都交给刘家父女。他好像是死了心，什么也不想，给他个混一天是一天。样子仿佛是个能干活的死人，他扫雪，买东西，去定煤气灯，刷车，搬桌椅，腿没停住一会儿，一直跑到夜里十一点。刘四爷对祥子干的活很满意。

第二天，虎妞背地里掖给祥子两块钱，教他去叫寿桃寿面，寿桃上要有一份儿八仙人，作为是样子送的。寿桃寿面送来后摆好，大寿桃点着红嘴，插着八仙人，非常大气，刘四爷看了很高兴。这两天，样子帮助刘家作事，为是支走心中的烦恼；别人不知道他的委屈，而以为他是巴结上了刘四爷。虎妞又处处照应样子，在大家心中又特别的发着点酸味。

刘家的事办得很热闹。还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早晨给车夫们摆饭的时节，样子几乎和人打起来。八点多就开了饭，车夫们都有点不愿意，可对刘四爷不敢发作，只好多吃他一口。样子看大家喝，他不便太不随群，也就跟着喝了两盅。喝着喝着，大家的眼睛红起来，嘴不再受管辖，把对刘四的不满意都挪到样子身上来。样子先是纳住气，觉得大家是“咬”他，但是那么大的委屈都受了，何必管这些闲话呢，他仍没有出声。别人看出便宜来，有的伸着脖子叫：“样子，赶明儿你当了厂主，别忘了哥儿们哪！”“你怎么不能呢，眼看着就收收喽（通俗娶亲）啦！”样子的脸慢慢由红而白，几天的容忍继续维持不能再维持，像憋足了的水，遇见个出口就要激冲出来。这时，★车夫又指着样子的脸说：“样子，我说你呢，你才真是‘破巴吃偏

食——心里有数儿’呢。”祥子猛的立了起来，脸上煞白，对着那个人问：“出去说，你敢不敢？”大家全愣住了，并没有预备打架。样子离了席，在门口蹲了半天，等着他们。大家三五成群的出来，并没再找寻他。虽然没打成，他到底多少出了点气。样子想，从今以后，对谁也不再低头。

刘四爷把前前后后所闻所见的都搁在一处，他的心已明白了八九成。样子的确不错，但是提到儿婿两当，还差得多呢。到了晚上，刘四爷觉得办酒赔了钱，越想越气，就把气出到了虎妞身上来。虎妞也不肯容让，父女俩闹翻了。刘四爷告诉女儿：要样子没我，要我没样子，并叫样子快滚。样子没话可说，只好离开这里。可虎妞不让样子走，她冲着老头子说：“干脆说了吧，我已经有了，样子的！他上哪儿我也上哪儿！”

论虎妞这个人，样子满可以跺脚一跑。可虎妞愿意跟他走，表面上是为样子而牺牲。他没话可说，只能立在那里，等个水落石出。刘家父女只剩了彼此瞪着，已无话可讲。车夫们见两方面都不肯让步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机会便溜了。虎妞抓住了天顺煤厂的冯先生，要他带样子去住两天，然后回到自己屋中，尖着嗓子哭起来。

事情办得很快，虎妞租到两间房子，找了裱糊匠糊得四白落地，讲好轿子，自己赶了身红绸子的上轿衣，喜日定的是大年初六。她又给样子十五块钱，告诉样子从头至脚都得买新的：“一辈子就这么一回！”

初六，虎妞坐上了花轿。没和父亲说一句话，没有兄弟的护送。样子穿着新衣，红着脸，戴着三角钱一顶的缎小帽。他仿佛忘了自己，而傻傻忽忽的看着一切，听着一切，连自己好似也不认识了。婚夕，样子才明白，虎妞并没有怀孕。她解释说：要不这么冤你一下，你怎会死心踏地的点头呢！

第二天，祥子很早就出去了。他觉得浑身都粘着些不洁净的，使人恶心的什么东西，教他从心底里厌烦。他愿永远不再见她的面！可是上哪儿去呢？他没有目的地。走投无路可走！他不能走，也不能闲着，他得退一步想，什么委屈都受过了，何必单在这一点上叫真儿呢？他没法矫正过去的一切，那么只好顺着路儿往下走。

祥子一气走回来，进了家门，看到虎妞虽然不像个新妇，可是到底使他觉出一点新的什么来：她做饭，收拾屋子；屋子里那点香味，暖气，都是他所未曾经历过的。不管怎样，他觉得有了家。吃完饭，祥子躺在了炕上。虎妞喊他干活，他很懒的立起来。他憋着口气来做事，可是不肯发作，全圈在心里。虎妞又要祥子带她出去玩玩，要充分的享受新婚的快乐。祥子却不肯去，他觉得满世界带着老婆逛是件可羞的事，以为这么来的一个老婆，只可以藏在家里。祥子不肯在家闲着，一天不拉车，身上就痒痒。虎妞不喜欢祥子拉车，不许他浑身臭汗，臭烘烘的上炕，告诉祥子：“你娶老婆，可是我花的钱。想想吧，咱俩是谁该听谁的？”祥子又没有话可说。

闲到元宵节，祥子没法再忍下去了。十七那天，他开始去拉车，拉过两个较长的买卖，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，腿肚子发紧，胯骨轴儿发酸。到五点来钟，祥子交了车，在茶馆里又耗了会儿，决定在外面吃饱再回家。一进屋门，虎妞在外间屋里坐着，脸沉得要滴下水来。祥子低着头走进里屋去，俩人谁也不肯先说话，闭着嘴先后躺下了。

虎妞知道祥子是个硬汉，好容易捉到他，不能随便的放手。他是理想的人：老实，勤俭，壮实；以她的模样年纪说，实在不易再得个这样的宝贝。她不能太逼紧了，得松一把，紧一把，教他老逃不出她的手心儿。因此她答应祥子仍去拉车，不过有

个条件，不能去拉包月，天天得早早的回来。

祥子照常去拉车，虎妞独自在屋中走来走去，几次三番地要穿好衣服找爸爸去。为自己的舒服快乐，非回去不可；为自己的体面，以不去为是。虎妞为了难。祥子拉车回来得晚，虎妞一个人在家闷得慌，提出买两辆车赁出去。样子认为两辆车一天进上三毛钱，不够吃。赁出一辆，另一辆自己拉半天，再赁出半天去。虎妞答应没有再好的主意，就这么办。样子心中很高兴，他又能拉上自己的车了，虽然是老婆给买的，可是慢慢的攒钱，自己还能再买车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出来虎妞也有点好处。

样子慢慢的打听到：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，剩下的全倒给了另一家车主。对这个消息，他说不上是应当喜欢，还是不喜欢，因此把这个消息简单的告诉了虎妞。虎妞可动了心，听到这个，她马上看清楚自己的将来完了，只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了。虎妞找到姑妈家打听老头子的消息，姑妈告诉她四爷确是来过一趟，他说打算上天津，或上海玩玩去。从姑妈家回来，虎妞给了祥子一百块钱，叫他买车去拉。她留了个心眼：原本想买两辆，现在改了主意，只买一辆，其余的钱还是在自已手里拿着。

虎妞真的有了孕，样子清早就出去，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，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份：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，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。到了晚上，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，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，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。

六月十五那天，天热得发了狂。样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大，喝了瓢凉水，走了出去。他拉着空车走了几步，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，连手背上都流了汗。他拉上个买卖，把

车拉起来，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。好歹的拉到了地方，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。他不敢再动了。

午后一点的时候，他又拉上个买卖。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，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，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，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。刚走了几步，祥子觉到一点凉风。几阵凉风过去，阳光不那么强了。一会儿，风带着雨星，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，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。几分钟，天地已分不开，空中的河往下落，地上的河横流，成了一个水世界。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，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。他不知道哪是路，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是什么，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。他真想硬把车放下，去找个地方避一避。可是，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，他咬上了牙，瞪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。拉到了，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。样子一气跑回了家，抱着火，烤了一阵，哆嗦得像风雨中的树叶。一气喝完虎妞给他冲的姜糖水，钻进被窝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样子病了。

样子昏昏沉沉的睡了两昼夜，虎妞着了慌。请了大夫，扎了两针，服了剂药，才清醒过来。样子躺了十天。越躺着越着急，有时候他趴在枕头上，有泪无声地哭。病刚轻了些，他下了地。对着镜子看了看，他不认得镜中的人了：满脸胡子拉碴，太阳穴和腮都瘪进去，眼是两个深坑，那块疤上有很多皱纹！

歇了有一个多月，样子不管病完全好了没有，就拉上车。把帽了戴得极低，为是教人认不出他来，好可以缓着劲儿跑。身子本来没好利落，又贪着多拉几天，拉了几天，病又回来了。这回添上了痢疾。好容易痢疾止住了，他的腿连蹲下再起来都费劲，不用说再想去跑一阵了。他又歇了一个月，晓得虎妞手中的钱大概快垫完了！到八月十五，样子决定出车，这问要是